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朝野僉載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録監生臣王金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朝野僉載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

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又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寳之前而書中有寳歷元年資陽石走事寳歷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

載補遺為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為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畧者當即此本葢嘗經宋人摘録合僉載補遺為一删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為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纎悉臚載未免失於瑣雜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擿裂且多媟語然耳目

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

兼收博采固未嘗無稗於見聞也乾隆四十

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朝野僉載卷一

唐 張鷟 撰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紬襦遂邀為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

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葢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

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著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瀛州人安縣令張懐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逺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懐禮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宫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

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即敕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勅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諶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

三五日後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甖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甖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

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幷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為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我堂舍破壞汝為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悟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效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後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百姓病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人患應語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

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録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愈

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為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

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頷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著手即毒拭著口即死

趙延禧云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之艾炷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齧即當囓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治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治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

鳩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猪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黄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解毒何况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黄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

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巳定訖故至今謂之駞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横贓污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

處分皆不事學問唯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羣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為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年中斜封得官者三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偽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邽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者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簒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

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巨命不軌皆封佞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佞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謡云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

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黄𪊨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横截軍將被索縛之生擒節等死者塡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真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

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材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有桑條韋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為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閻知微

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往娶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為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没立知微為可汗乃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而止後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止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謡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迴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駞後徐敬業犯事

出柳州司馬遂作偽勅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陽楊柳楊柳漫頭駞後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已來始唱黄麞歌其詞曰黄麞黄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翙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黄麞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黄麞之歌斯為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挐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挐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謡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謡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駞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木刈穀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緑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州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栢犢子挽紖斷兩脚踏地鞋繩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繩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為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

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氊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為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踣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

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彊盛武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

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謡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温飯為飧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

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

問曰何禳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

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

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

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

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惬望才登舟移

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

一生者

夏侯處信為荆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霑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去凡市易必經手識者鄙之

廣州録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卧内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

盗食臠肉及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

經營鞋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鴷

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

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一臠即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剥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擘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

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令得
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
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塡之有梟鳴於
屛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
數十頭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
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衛令
除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

封年病以驢轝彊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絶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匝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别取一崔氏女去入内事敗給使具承掩

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糺捉勑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遂遼東效

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

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

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

仁軌幾為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説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

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

不經一兩月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

娶二姓榮言信矣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畧盡繃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䟽族何辜亦如冉閔殺嵓高鼻者横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涉驛有勑所至處斬之尋有勑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豈非天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褘延生問曰明公看褘何當還亮曰臺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還俄而褘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褘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

犢白額幷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欵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巳又五日而舜臣死

李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緑袍並被鼠𪗋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

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
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
强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
傑等皆没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為隊
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至無
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黙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并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又云蟬鳴蛁蟟喚黍種餻糜斷又諺云春雨甲

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隂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内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内鵶烏

鵶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

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土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亙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麵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裴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熛熛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為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旛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刺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有人夜樗蒱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

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而唱其婢隔窻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朝野僉載卷一

朝野僉載卷二

唐 張鷟 撰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

伯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刼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尋復刼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刼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

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之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具得其情申州録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

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丈餘甚銛利以縄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縄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惟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䯏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獼猴

鑚火等以椽闗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外域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

彥瑋處侍御史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
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
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
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
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
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
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横相干辭君去君終

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讀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鵞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鵞鴨遶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攔驢

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死未死號呌酸楚不復可聽易之嘗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乃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云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

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酧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項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説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項明日録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項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項奏曰臣幸預控鶴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項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

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賍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項有力焉除項中丞賜緋項理綦連耀事以為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内王競出為温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横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

笑又取龜及鱉令人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
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
以為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炙
鱉背炙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
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湟之以墨炙之
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
者宣訖鬱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䭔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赤黧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狼戾不軌鴆毒無儀禮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體削竹籤

指方梁壓髑碎瓦揩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懫子
懸駒驢兒拔橛鳳皇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
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鍜鍊証是為非任意指麾
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刼罪
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
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
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别友朋長
辭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横遭三豹其毒

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勲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栲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偽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偽命乃昇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

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録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敎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褱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鞫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

箭厄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顧王哀之懿
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
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
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
氣殜殜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
地仍趌趌跳數十迴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
坐贓數十萬免官又上章奏聞陜州三門鑿山燒石

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
牽繩一斷棧梁一絶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
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
令繫二鈲於胸背落棧著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
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為人頭
羅剎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
為驢駒拔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

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鸛作鳳證蛇成龍也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為判冥

事張鷟時為御史出為處州司倉替歸往問馬禁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後改德州平昌令禁刻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其姑既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根觔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黃白紙各一千張曰至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内有進止果六日有勅楊廷玉改

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柳氏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録事闕重即唱漢州録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為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録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公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

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父母多言後月餘日
發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迨登階鬼引弓射中膞
髀間望覺此自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
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
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為也掘之三
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絶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

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起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即除李迴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陵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

以羸弱為等類輕侮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鉢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

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之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自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騎數萬躬自往討將加

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禂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汚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禂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在谷口禪師咒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鬬觸摧折繽紛如雨文

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脩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云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

胥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産為棺於臨江高山半腰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蝍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

蜜餌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磕頭師帝適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荅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爲蟮今此報也帝流涙悔恨亦無及焉

建昌王武攸寧别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寃於天吁嗟满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咒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瓮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薄暮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並坐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

袖中出兩刃刀矛便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避五戒騎騾驅䭾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吿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執持弓箭乗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髪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懴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

曰夫人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妒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鎻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瘒疽腦潰晝夜鳴呌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荆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

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令見推勘公誠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寃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

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頼告密羅織善人曽遊河北云具見老人毎年入邑齋遂告二百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敕追花嚴諫曰事

勢如此何忍更為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
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
埋於江上俄而偽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
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
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
曰宅舍已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
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

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其陳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絶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録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宫中養損一宫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

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

傳黄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胯不遂為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一本作錮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鬬凫翁歷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

生菜除監察懐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觧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黄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

閻羅王此時罷攉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

我物用武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内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鹵地抑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陜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為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

之米皆積耗多爲粉末無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産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

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

王怡為中丞憲臺之職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職崔泰之為黄門侍郎門下之職號為京師三職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為斲窻舍人

國子進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

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一言競長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亦爲公之念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

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
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
嘗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
冀州叅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
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
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

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朝野僉載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朝野僉載卷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録監生臣翟華

朝野僉載卷三

唐 張鷟 撰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强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敗黨附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剌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

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頊娶南宫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幷花車卒至門者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戸低不曽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

急難殺身赦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項坐與河内王武懿宗爭競出為溫州司馬而卒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賸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令還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文昌左丞盧獻女第二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辭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贄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思冲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為尼甚精進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

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絶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栢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為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乗曉開鳳釵金作縷鸞

鏡玉為臺糚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初兵部尚書任環勑賜宫女二人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壺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勑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飲盡而卧然實非酖也至半夜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

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别宅安置

隋開皇中京兆韋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衮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黄𤚩牸宰而獻之因問衮乞姓衮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衮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爲黄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代深逺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

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
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
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
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
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有賢子
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
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
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

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卧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雲勲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

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也主數日果如其言

張鷟曽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黄者鵷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皇之左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懐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初為岐王屬

夜夢著緋乗驢睡中自怪我緑衣當乗馬何為衣緋

郄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

此其應也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

弓射之其箭遂擘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

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

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擘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

夢焉

右丞相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荆州

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座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傍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月果失之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

星月呪咀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慝崇姦搆虚實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其速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皆逆韋之輩為之也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酆王葬畢宫人路見鬼師雍文

智詐宣鄷王教曰常作宮人甚大艱苦宜與賞著緑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賂賄驗遂斬之

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檢校去却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

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
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
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曽
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
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顔色
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
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
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錯品少者官

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没品郭大罵而起

崇仁方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决疑惑遂

即隨意支配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神不撓

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

柳斷而内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斷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祅神廟每歳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皷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祅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祅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曰祆主以鐵釘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祆所乃拔釘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爲地窨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悦

羅縣令劉靜妻患疾正諫議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畫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别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内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

竟無蹤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則天朝有咒師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大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瓮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瓮盛醬一斗咒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咒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咒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疾時人莫

測

大足中李慈德有祅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内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槍纏被為甲三更於内反宫人擾亂相殺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内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客以厭而喪

孝和帝令内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

觀業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

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兎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
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
吏為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
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
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
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僉即掩却不許
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
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

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味奇乃進之賜綾一十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為從西域來礙渚而往矣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爲患旌陽没水劒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劒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絶景雲之後又復前結白魚爲餠

中宗令楊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髙郵縣令幼臨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髙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氊汾晉之龍鬚河中之鳯翮以為席鳯閣侍郎李逈秀通逼之也同飲以鴛鴦盞一雙取其常相逐逈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逈秀被坐降為衡州刺史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

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著告莫韓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居鈒鏤窈窕便娟真

珠瑪瑙瑠璃琥珀玻瓈珊瑚琿瑔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比天心其闕人事也歟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

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叙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盃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噎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谷掃地無遺至於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禁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物於

是採捕乃止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走捕訪久之擒獲斬之于市并其黨十餘人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餅食於地羣烏爭來

食之後如此烏聞哭聲以為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

乃是猫犬同時産子取猫兒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

内慣食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連理木

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寔繁有徒並是人

作不足怪也

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

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字以紫石末

和藥嵌之後并州汶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汶水為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偽不復採用乃止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

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内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

白鐵余者延州羈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金銅像於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

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斸不得乃勸曰諸公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者百餘萬更於埋處斸之得金銅像鄉人以聖逺近傳之莫能見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左側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為袋數十重盛像人聚觀者去一重一迴布施收千端乃見像如此狡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號光王署置官職殺長吏數年為患命將軍程務挺斬之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令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須使令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東宫後稍稍踈之仍潛入伏内食侍官飯晚出外腹痛猶詐云太子賜予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衛士所食米飯黄臭並䪥菜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也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副焉至牙帳

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韡而鼻臭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元珍諫大國和親使若殺之不祥乃放之後與知微爭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刺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入

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嘗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

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録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玄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回宅取盃酒煖瘉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居停商專

以襲胡為業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惑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為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為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圖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

此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為

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汙有

終身為累莫敢犯者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汙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

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

過罪先須急捄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千

百闕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破其腦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

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賔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曽三十年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脇之人懼皆妄

通通記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内納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許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

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郎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

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金牛剌史

張昌儀為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賫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

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者即與錫撿業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聵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三

朝野僉載卷四

唐　張鷟　撰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牓略曰州枉抑縣屈滯鄉不申里衘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令外拓四方内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柰何尸禄

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
斂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
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桀賞者不可不
喜被尭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
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
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
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
子之才度子之智秖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

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辛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侍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汚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當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弊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卧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

不悉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

伎倆堪䭾物直四五千已上若獮音十浩反尾燥蹄絶無

伎倆傍卧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

侯白方始愧謝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

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

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因

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
朱前疑著緑逯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
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
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
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
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為中霜穀束元一目
為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
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為鸞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

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適俗才不出凡倶為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伎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契丹之孫萬榮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敵駱務整從此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荆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敵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

揩騙去敵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抛却騎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搆不是卒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慙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内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拖緑草羅

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則天大笑縣主極戇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亦號為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傴身黑而且瘦目為領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為光禄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麤眉目為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㩴猻修文學士馬吉

甫眇一目為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為呷醋

漢泥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為失孔老鼠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逆流蝦

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

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隨

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為

臛亂土梟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曰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考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謂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

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

被把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為謗朝

政敗國風請於朝堂决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

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

於是手面無色

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麤鶱號為飽乳犢子

唐鄭愔曽罵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

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

九夜還書復借書悟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墩城聞劉尚書没蕃著韡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杲副總管曹懐舜等驚退遺却麥飯及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謡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闘總由曹

新婦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頑滞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

公時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隴柴栰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黄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汎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没盡師度以為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

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曽無分别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乗目爲趕蛇鸛䳍黄門侍郎盧懐慎好視地目爲覰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爲暗燭

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有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烟燻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為熟鐵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目黄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唐貞觀中桂楊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名女奴歌閻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强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觧見任

唐郝象賢侍郎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翼日象賢因邀致十

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救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酧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

丘園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内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整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周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卯立社官仍置平甚老三員掌簿案設鐶鑰十羊九牧人皆逃散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

遂寢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録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蹔閒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懽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

知一不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勑州縣徵送太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户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之失上乃釋之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

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脣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
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
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
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之孫萬榮使何阿小取
滄瀛冀貝良弼謂鹿城令李懷壁曰孫者胡孫即是
獮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壁降
何阿小授懷壁五品將軍阿小敗懷壁及良弼父子

四人並為河内王武懿宗斬之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黙啜封為漢可汗賊入怕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荅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為敵踏歌無慚也知微乃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汚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謡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

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遥看滄州城楊柳
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
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
雪白後園殭飽食房裏側家彘集野蜋參軍不曉請
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篗園乾白如
雪飽食房中側臥家彘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
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
子援筆為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

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為喜雨詩曰暗去也没雨明來也没雲日頭赫赤赤地上絲氳氳為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

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着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日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匿當玄宗起義兵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途趨而避之不

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舍請居上
坐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流連數日遂奏云
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畀瑣曾無寸祿臣請割
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
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
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
今看摇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

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婁師徳滎陽人也為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荅曰納言直而溫寛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煉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閲文華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翦伐淫詞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湼而不緇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

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小人剛愎有餘而恭寛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問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歟蜂蠆害人終為人所害無何為太僕卿戮于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内結陰謀弄

王法以復讐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為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儔怯同鴽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

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
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
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
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
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不
偷媚以取容居板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
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
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

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値清平之代則張鷟之子定國豈可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趦趄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毙頭寄於項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狐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

鶢鶋栖於葦苕魦鱛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材以此求榮得死為幸果謀反伏誅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餵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令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鷂迸散惟白者存焉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

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絶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所親有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

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市䲔放是夜復夢感欣然而去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録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鵞向市中者鵞見録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至僧寺令放為長生鵞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鶩鳶一聲稱央晨夕

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鄠縣爲鄠城縣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者煩然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爲言曰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峯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

來去有時並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州界内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項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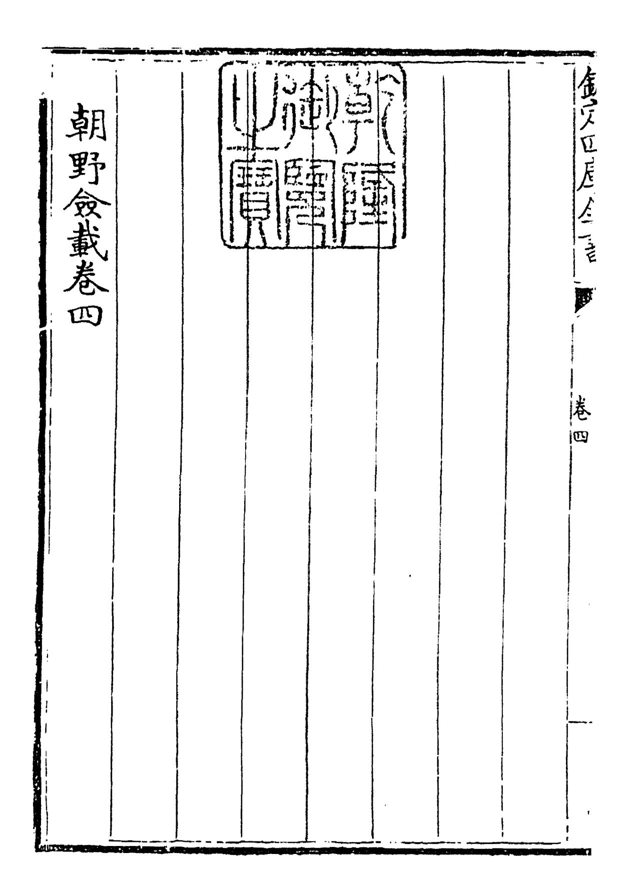
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黿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

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邨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齎赴州餉遺至邨而死衆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並在邨人遂於陂中設齋超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纔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内鞘中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趂貞等拔刀血狼籍因禁拷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

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
有一人共語者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
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
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
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
御史



朝野僉載卷四